

學術論文

與鄰交往：中亞國家對中國介入區域事務之回應

Connecting with the Neighbors: The Central Asian Response to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Region

 *Brent Hierman*
維吉尼亞軍事學院國際事務與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自 1990 年以降，隨著中國擁有能力去明顯改變中亞五國個別的政治和經濟路線，中亞地區與中國的關係便更加深化了。迄今，中國在這區域內追求利益的過程中確實獲取到豐碩成果。這樣的情況是否會持續，某種程度上將取決於中亞國家如何反應中國在此區域的涉入。在本文當中，筆者將綜觀中國與中亞的關係發展，並探討四個有關於中國在中亞地區所扮演之角色的相關論述，這些論述潛在地能型塑中國與中亞關係的短、中程未來。這四個論述包含：「中國作為保護者」、「中國作為侵略者」、「中國作為投資者」與「中國作為剝削者」。

Since the 1990s, Sino-Central Asian relations have deepened to the degree that China now has the capacity to drastically alt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jectories of each of the five states of the region. To date, China has enjoyed tremendous success in pursuing it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Whether this continues to be the case will be determined in part by how Central Asians react to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he region. In this paper, I overview the development of Sino-Central Asian relations and discuss four narratives about China's role in the region which have the potential to shape these relations over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 future. These four narratives are: China as protector; China as aggressor; China as investor; and China as exploiter.

關鍵字：中國-中亞關係、上海合作組織、反恐、區域安全

Keywords : China-Central Asia Relations,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ti-Terrorism, Regional Security



壹、前言

1405 年，作為帖木兒王朝的創建者，帖木兒在發起侵略中國明朝時便驟然而逝。儘管帖木兒從未進到當時中國的領土，但在超過 600 年後，一個烏茲別克的代表團到上海大學參加要奉獻給帖木兒王朝時期享負盛名的詩人 Alisher Navoi 紀念碑的動土典禮。長久以來，帖木兒王朝的臣民終於以這個納沃伊紀念碑的形式進入到中國土地，此形式亦意味著中國官方認可（或至少表現出認可）中亞鄰國的文化象徵。儘管納沃伊是使用察格臺語（Chagatai）創作，而非烏茲別克語，而且只在現今烏茲別克境內待過短短幾年（Navoi 出生和往生都於赫拉特，今阿富汗境內），但烏茲別克的政權仍將他推崇為文化英雄，以及烏茲別克標準語的創建者。現在到烏茲別克的旅客都可以看見 Navoi 的雕像與畫像；還有若干省分、城市、圖書館、劇院、博物館、芭蕾舞劇場以及最大的市區公園都以他命名。

儘管散落在為一個 15 世紀的詩人所建的紀念碑旁那些小細節跟國家間的關係似乎不大相關，但建造這紀念碑代表著自 1990 年開始中國和中亞國家間的互動開始深化。在沒有體會到這些交流的範圍和深度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去了解當前中亞的政治與經濟的動態。中國未來幾十年在此區域的投入十足有能力去徹底改變中亞每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據傳，中國在此區域的務實途徑已經使得中國能獲得相當明顯的利益。中國是否在追求利益中繼續取得此種程度的成功仍是未知數。跟在上海建立納沃伊紀念碑剛好相反，大量的互動都是發生在中亞境內，因此，理解中亞各國對於中國涉入此區域的反應有助於闡明中國短、中長程的中亞政策之機會與障礙。

貳、中國與中亞關係的簡扼觀點

自蘇聯垮台後，中國與中亞的關係才得以真正被檢視。1991 年以前，5 個中亞地區的共和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因為非處於獨立狀態，與中國也未能有自主的外交關係。如 Karrar 所言，由於先前的議約並未有負面影響，一些觀察者於是預期中國與中亞之間合作的障礙十分有限。¹然而，即便中亞五國都是新興獨立國家，他們也並非憑空出現；事實上，1991 年前蘇聯所遺留的影響力在過去 25 年來一直扮演著形塑中國與中亞國家間關係動態的重要角色。

蘇聯體制所遺留下最明顯的影響力是精英和群眾們都在莫斯科的掌控中。中亞的共和國尚未體驗到那能撼動在其他共和國內的共產黨的大規模民族主義動員。而且，多數大眾和精英並不渴望獨立。²中亞五國獨立後，直到俄羅斯的央行逼迫他們使用新貨幣前，仍舊使用著俄羅斯的盧布。許多中亞人曾在俄羅斯待過，說俄語，並一如往常地收看、收聽俄羅斯的媒體。相較之下，中亞國家不僅對中國語言和文化感到陌生，且在有限的經驗當中，中亞對中國存有普遍的負面觀感，並深植於中蘇決裂的緊張關係中。尤其在中俄兩國的邊界，如此的緊張關係更加易於察覺。

儘管這樣的歷史隔閡無法讓中亞各國和中國進行合作，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合作的可能。如果在 1990 年代初期中國有表現出一定程度與中亞各國合作的意願，那麼兩個區域之間早已能形成更具深度的連結。然而，在 1990 年代時，中國沒有這樣做，反而受到優先關注於國家內部安全的結

¹ Hasan Karrar, *The New Silk Road Diplomacy: China's Central Asia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Vancouver: UBC Press, 2010), p.18.

² Mark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athleen Collins,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Henry Hale, *The Foundations of Ethnic Politics: Separatism of States and Nations in Eurasia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ause Without a Rebel: Kazakhstan's Unionist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and CI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37 (2009), pp.1-32.

果而未能和中亞國家展開外交上的連結。儘管中國很快的與五個新興獨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為了確保沒有國家會認同台灣），中國還是樂於同意讓俄羅斯在此區域中享有特權地位。³

在 1990 年代，中國曾試著平息在其最大省新疆內部由維吾爾族（穆斯林突厥人的少數團體）所主導的爭端。⁴中國官方擔心中亞的突厥人與穆斯林獨立建國會使新疆爭議更複雜。雖然中亞獨立國家可能鼓舞尋求建立自治國家的維吾爾分裂主義分子會讓情況變得棘手，但是一個不穩定的國家想跨國界的支持分裂主義分子（或恐怖份子）的渺小可能性更是不值得一提。在 1990 年代，中國尊重俄國在邊境的影響力是建立在莫斯科和北京就打擊分裂主義分子和剷除恐怖份子，以及維持區域穩定等範疇上共享利益。⁵因此，從中國的觀點來看，與中亞建立微小的關係並讓俄國提供安全的保證，北京政府得以專注於更重大的議題上，例如：經濟發展和台灣的地位。⁶

根據 Bobo Lo 所說，由中國所一直默許的現狀到 2001 年 9 月 11 號的恐怖攻擊後，俄羅斯在未與北京政府溝通後的情況下，歡迎美國在中亞部屬軍隊時出現轉變。Lo 寫到俄羅斯選擇了美國的利益，他強調俄羅斯不會支持中國在中亞的利益，尤其是中美兩強在中亞同時角逐的時間點上。從這點得知，中國勢必得靠自己的努力去提升目標，先前心照不宣的中亞計畫已經宣告失效。⁷

雖然依照 Lo 的評估可知，9/11 事件對中國與俄羅斯在利益相容性上認知的改變舉足輕重，然而更重要的是要認知到中俄間的互動在 1990 年

³ Karrar, *op. cit.*, p.55; Bobo Lo, *Axis of Convenience: Moscow, Beijing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

⁴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Brent Hierman, "The Pacification of Xinjiang: Uighur Protest and the Chinese State, 1988-2002," *Problems of Post Communism*, Vol.54, No.3 (2007), pp.48-62.

⁵ Lo, *op. cit.*

⁶ *Ibid.*, p.92.

⁷ *Ibid.*, p.96.

代中期已經有所提升。Zakhirova 發現到 1997-2001 年之間，中國與中亞之間的互動已經深化到從原本的邊緣位置轉變為核心地位，⁸對這個結果，上海五國會晤機制佔了部分的功勞。這個團體是由中、俄、哈薩克、塔吉克所組成，其原本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各國彼此邊界的緊張。但經過一連串的人侵事件（烏茲別克裡的伊斯蘭運動）使上海五國機制的成員擴大彼此在安全上的合作。因此在 2001 年的 6 月，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⁹

這個新的組織，除了原先創始五國以外，還加上了烏茲別克。這個組織為中國提供一個在 9/11 事件以後的新手段，使中國的以提升經濟和安全利益。回顧中國官方說辭，上海合作組織時常以會員國的基本國際主權去拒絕西方式（歐美式）的干預。¹⁰從一開始，提升安全合作一直是 SCO 的基本目標，例如其中一個第一手官方資料的標題「上海協定—對抗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明顯地表現出組織對抗被中國稱之為「三惡」的意圖。¹¹雖然意圖明顯，SCO 的安全合作多數是小規模。儘管這個組織已經規劃定期的軍演和成立反恐怖主義份子的機構（上海合作組織反恐怖機構 Regional Anti-Terrorist Structure, RATS，設立在塔什干），但大體上它無法且無意去對區域內的安全危機做出反應。¹²如同 Laruelle 和 Peyrouse 所指出的，SCO 處理安全危機的無能充分顯示在其無法對阿富汗制定出具一致性集體政策以及無法在 2010 年吉爾吉斯的奧什引起數百人死亡的種

⁸ Leila Zakhirova, "Is There a Central Asia? State Visits and an Empirical Delineation of the Region's Boundaries," *The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Vol.42, No.1 (2012), pp.25-50.

⁹ Marlene Laruelle and Sebastien Peyrouse,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Fact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8.

¹⁰ Alexander Cooley, *Great Games, Local Rules: The New Great Power Context in Central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7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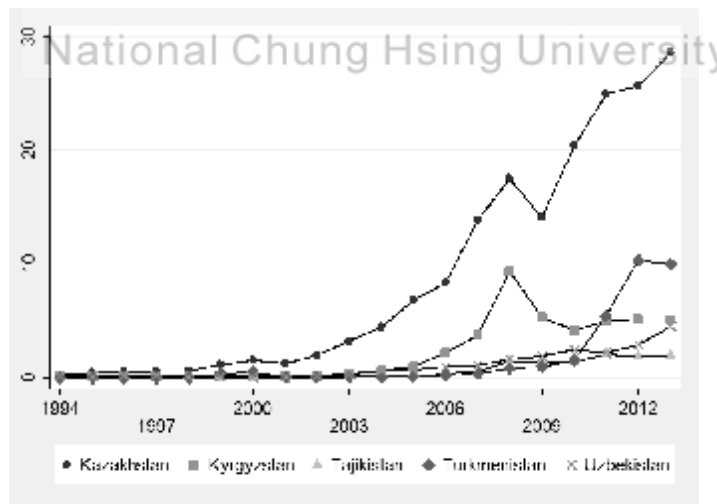
¹¹ Karrar, *op. cit.*, p.119.

¹² Laruelle and Peyrouse,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Factor*.

族暴動中有所反應。

雖然組織無能去建立強悍的合作，這個組織仍成功地讓中國在中亞站住腳。Laruelle 和 Peyrouse 確切地強調了這個組織一直在幫助中亞和中國建立彼此互信。基本上，SCO 透過頻繁且持續的正式承諾，為中國與中亞國家鋪下以雙邊為基礎且有所成果的溝通管道。¹³

自從 2001 年中國將自己提升為中亞的重要經濟夥伴以來，這些交往和對話的成果在經濟端來看非常明顯。圖一描述了中國與中亞在 1994 年到 2013 年的總交易量，表露出貿易關係在過去數年的加深。而這些交易量分散於中亞各國間，中國向哈薩克與土庫曼斯坦進口天然資源（分別是油和天然氣）；中國的出口也主導著吉爾吉斯和塔吉克的貿易。在吉爾吉斯，大規模的市集例如 Dordoi（位於首都 Bishkek 的外圍）和 Kara-Suu（位於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的邊境處）充斥著來自中國的商品，且這些商品又會被出口至前蘇聯所掌控的地區。



圖一：中國與中亞五國的總交易量

單位：十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統計局

¹³ Ibid., pp.41-2.

這些概觀能夠說明什麼？縱使中亞與中國的交往持續加深，中國仍十分關切如何確保中亞地區所帶來的不穩定因素不會進入中國領土。這些顧慮促使中國起初與這些新興國家尋找解決邊界紛爭的辦法，其後又鼓勵交換有關於潛在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情報。關於資訊的交換，中國尤其專注於維吾爾族在中亞地區的活動。近幾年來，中國對於碳化氫的進口仰賴促使其積極尋求與中亞國家更多的經濟互動以及自身還未被利用的石油及天然氣儲量。大致來說，中國在中亞地區的經濟利益與國內的穩定相契合；藉由與中亞的交易與投資，中國明顯被認為在尋求減少不穩定動態擴散至中國領土的可能性。¹⁴

根據資料顯示，中國成功地取得了在中亞的利益。1991 年還處於邊陲位置的中國，現在將自己重新塑造成中亞的中心，身為中亞的貿易夥伴的他甚至超越了俄國，且透過 SCO 追逐到了安全的利益。考慮到這個成功，Alexander Cooley 對中、俄、美在與中亞國家交往的評估裡寫到「如果我們必須在中亞的角逐之戰中選出一個勝利者，中國很明顯的是第一候選人」。¹⁵中國是否在未來會持續享有這種程度的成功仍是一個懸問，但答案就取決於中亞各國如何看待中國對於中亞地區的涉入。

換句話說，社會大眾和專家學者們對中國涉入中亞的看法很可能決定了中國能將其政策執行到怎麼樣的程度。以下，個人將敘述 4 個關於當代中國和中亞交往的觀點。其中兩個論點（中國作為保護者 V.S.中國作為進攻者）主要圍繞在中國在區域內的安全利益，而另外兩個論點（中國作為投資者 V.S.中國作為剝削者）則主要聚焦於中國的經濟利益層面。因為他們想要聚集中亞人對中國不同的觀點，所以這些論點有為討論而設計的風格。談論兩個正面論點和兩個負面論點不代表中國對於中亞各國的主流意見是可以對等均分的，反而專注於在這些觀點上可以幫助闡明當中國試圖要設定一個與中亞持續性的交往模式時所會面對的機會和挑戰。

¹⁴ Ibid., p.45.

¹⁵ Cooley, *Great Games, Local Rules: The New Great Power Context in Central Asia*, p.165.

參、中國作為保護者

儘管有著前述的弱點，SCO 仍使中國去加強對中亞政權的軍事援助以交換他們在打擊所謂三惡魔的合作（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雖然中國提供的軍事援助仍少於俄羅斯，但自從 1990 年代開始，中國提供了通訊系統和運輸裝備給哈薩克、科技軍事援助給吉爾吉斯、經濟援助塔吉克的軍方、提供精準配備和制服給土庫曼斯坦和經濟支援給烏茲別克官方，用來購買掃描儀器。¹⁶

中國軍事影響力在中亞會持續受到限制，因為缺少在中亞的基礎，然而俄羅斯強力反對中國建設在中亞的軍事基礎。¹⁷然而，在 NATO 在阿富汗的撤退之後，顧慮到之後地區的穩定性，中亞與中國很有可能會加深雙方在軍事上的連結。再者，俄國干涉烏克蘭所產生的不安有可能加速這個發展。報導指出中國已經援助塔吉克和吉爾吉斯建立官方總部，也答應提供給吉爾吉斯 1.6 億用來購買軍事設備。¹⁸中國與中亞的軍事合作程度可能會改變，中國謠言要出售 HQ-9 空中防禦系統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如果是真的，這兩國會是中國系統的第一買家，而這筆銷售會是中國對中亞最大的軍事交易。

與中國增加軍事合作的前景，對中亞這些政體的獨裁者來說十分珍貴，因為它可掩護來自西方對人權侵犯的批評也同時透過中國減少俄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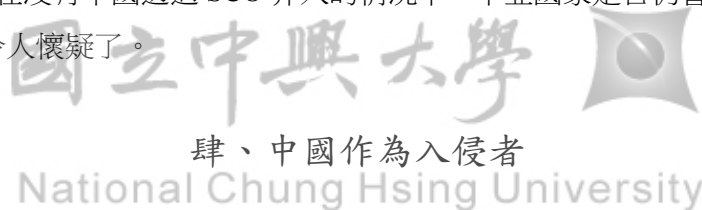
¹⁶ Laruelle and Peyrouse,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Factor*, p.32.

¹⁷ Niklas Swantsrom,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the China-Central Asia Relationship: China's Military Engagement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ttp://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Swanstrom%20Testimony_3.18.15.pdf

¹⁸ Avaz Yuldoshev,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to Pay an Official Visit to Tajikistan,"
Asia-Plus, March 28, 2014,
<http://news.tj/en/news/chinese-defense-minister-pay-official-visit-tajikistan> ;
Joshua Kucera, "China Boosts Military Aid to Kyrgyzstan, Tajikistan,"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9846>

影響，間接提升自己的自治權。中國和俄國皆公開批評西方一直推廣的民主；並強調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及世俗政府。對於中亞政權的領導者，兩個鄰近大國對神聖主權的背書使得這些政權可以用鎮壓的方式去抑制反對勢力。例如烏茲別克在 2005 年派出維和部隊血腥鎮壓數百名赤手空拳的抗議者，造成數百人死亡，而 SCO 將烏茲別克政府這種行為稱為鎮壓恐怖份子。相反地，歐盟與美國對此事件嚴加批評也導致美國決定關閉在烏茲別克的 US Karashi-Khanabad (A2) 空軍基地。¹⁹

同時，中國將 SCO 提升為多國論壇，使得中亞的菁英得以公開地表達對俄國政策的不滿。而最著名的例子是在 2008 年 SCO 高峰會裡的成員國拒絕支持俄國對喬治亞的動作和拒絕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賽梯的獨立。²⁰但在沒有中國透過 SCO 介入的情況下，中亞國家是否仍會堅持反對俄國就令人懷疑了。



肆、中國作為入侵者

當蘇聯垮台時，有許多哈薩克和吉爾吉斯較具規模的維吾爾族團體積極鼓吹鼓勵在新疆的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在 1990 年代，人們見證到利用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組織利用報紙和書籍宣傳的效果。因為與新疆鄰近，這些民族主義份子能夠發揮中介者的功能。他們不只能收集且傳播新疆內的消息，更可以透過在歐洲流亡的維吾爾人傳遞消息傳入到新疆。因此，這些組織代表重要資訊的傳播者和民族主義者的精神領袖，但他們不提供武器或是對成功的獨立運動帶來重大影響。²¹

¹⁹ Alexander Cooley, *Base Politics: Democratic Change and the US Military Oversea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²⁰ Laruelle and Peyrouse,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Factor*, p.38; "SCO Fails to Back Russia Over Georgia," http://www.rferl.org/content/SCO_Fails_To_Back_Russia_Over_Georgia/1194578.html

²¹ Sean Roberts, "A 'Land of Borderlands'," in Frederick Starr ed., *Xinjiang: China's Muslim*

儘管他們保持著沒有威脅性的姿態，但因為這些組織的出現仍使得中國給哈薩克和吉爾吉斯的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鎮壓這些有威脅性的組織。起初，中亞政府只在口頭上說會多加關注這些由該組織支持的分離主義者，卻祕密的同意他們繼續他們的活動。²²然而，到了 1990 年代後期，這些維吾爾組織變得越來越脆弱，因為區域內這些國家越來越傾向在國外的機構上批評國內的議題，而這些指責的矛頭也很容易延伸到維吾爾族人，不論他們是否持有正式的公民身份。²³而之後因為上海五國機制中，中國與中亞的連結加深，SCO 有效率地封鎖這些維吾爾組織的生存空間。實際上，中國對於多國論壇的安全承諾導致中亞國家去限制他們原本已領有公民證的維吾爾人權利。

中國對於中亞地區在地緣政治上的惡霸行徑，並非只有維吾爾族的案例。過去 10 年來，哈薩克與中國發生了水源的爭議，分別是伊黎河和額爾濟斯河，這兩條河都是從中國發源並往西流。儘管哈薩克和聯合國發展協會的反對，中國仍計畫引水，而這般舉動將會威脅哈薩克的環境平衡以及工業和都市的發展。²⁴除此之外，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繼承了前蘇聯和中國未解的邊境爭議。雖然哈薩克和塔吉克當局在有限的國內騷動下便解決了這場爭議，但是吉爾吉斯幾乎是割讓了將近九萬公畝的邊境土地給中國就引起國內不少反動。為反應國內大眾對地緣政治上不安全的擔憂，吉爾吉斯的國會代理人 Azimbek Beknazarov 威脅要彈劾總統 Askar Akayev。²⁵最後，總統 Akayev 對立法院院長 Beknazarov 和抗議者的回應，使

Borderland (Armonk, NY: M.E. Sharpe, 2004).

²² Ibid.

²³ Bovingdon, *op. cit.* See also Rebekah Tromble, "Securitizing Islam, Securitizing Ethnicity: The Discourse of Uzbek Radicalism in Kyrgyzsta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0, No.4 (2014), pp.526-47.

²⁴ Laruelle and Peyrouse,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Factor*, pp.17-19.

²⁵ Nick Megoran, "Averting Violence in Kyrgyzstan: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ding to Nationalism,"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me Paper*, Chatham House (2012); Scott

得原本將它拱上台的群眾在 2005 年發起了鬱金香革命 (Tulip Revolution) 將他罷黜下台。²⁶儘管這份爭議早已平息超過十年，如今的吉爾吉斯民族主義分子仍常常對中國覬覦吉爾吉斯領土的野心感到憂心。

伍、中國作為投資者

前蘇聯時期，全球對中亞的主要關注點都在於如何利用與出口蘊藏於哈薩克、土庫曼斯坦以及烏茲別克的大量碳化氫的資源競賽中。²⁷中國很晚才進入這場競賽，但很快就藉由控制哈薩克的油田和土庫曼斯坦油存的紅利來補足他晚進場的損失。²⁸中國在這地區的利用資源成就中，最顯著的是建立另一條繞過俄國的油管。雖然這條油管只能運哈薩克存量的一小部分，但是中國跟哈薩克的油管提供了哈薩克達到碳化氫出口分散的難得機會。這個從西哈薩克到新疆的油管橫跨 3000 公里，自 2006 年開始運行起，運輸量逐年提升。²⁹

此外，中國也開始建立新疆與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和哈薩克相接的油管。透過建造這條油管以及和土庫曼斯坦在 Ashgabat 地區的巧妙操作，中國躍升為土庫曼斯坦天然氣市場的大戶。³⁰這層關係證明了雙方是

Radnitz, "Networks, Localism and Mobilization in Aksy, Kyrgyz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24 (2005), pp.405-24.

²⁶ Laruelle and Peyrouse,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Factor*.

²⁷ Steve LeVine, *The Oil and the Glory: the Pursuit of Empire and Fortune on the Caspian Se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²⁸ Marlene Laruelle and Sabastien Peyrouse, *Globalizing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monk, NY: M.E. Sharpe, 2013).

²⁹ Ibid., pp.73-4; "China Taking in More Oil from Kazakh Pipeline,"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January 23, 2014, http://www.upi.com/Business_News/Energy-Resources/2014/01/23/China-taking-in-more-oil-from-Kazakh-pipeline/51871390481426/

³⁰ Laruelle and Peyrouse,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Factor*; *Globalizing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s of*

互利的；土庫曼斯坦能中國滿足外匯需求，而中國也能稍解對碳化氫的亟需。舉例來說，2013 年土庫曼斯坦提供了中國百分之四六的天然氣進口。

除了油管，中國也成為中亞公共設施最顯著的投資者，其中包括電話通訊與水利發電設施。³¹中國在中亞未來最引人注意的投資莫過於運輸的基礎設施，尤其是在建造，維修以及道路現代化等方面。區域內交通的連結大多是蘇聯時期建造的，且主要是南北向的型態。透過提供貸款和出口勞工，中國提升了在塔吉客和吉爾吉斯境內數條高速公路的品質，並加深東方的連結。儘管這些努力不全然是中國在突顯其豪氣，因為這些中亞或中亞道路的建造與修繕能幫中國的產品在此打開市場，但是中國正在製造中亞國家沒有管道取得的公共財。³²



雖然中國投資基礎建設對中亞帶來明顯的利益，尤其是建造與修築道路，這對廣大公民來說是正面的影響，但是龐大的中國人的出現也引起緊張和衝突，尤以在吉爾吉斯更為嚴重。吉爾吉斯當地在近幾年來有數起攻擊中國採礦事業的案例，也迫使採礦公司必須暫停作業。³³民族主義團體向政府施壓限制外籍勞工的數量，並也開始舉發非法居住在吉爾吉斯的中國勞工。³⁴

Economic Development.

³¹ Larueele and Peyrouse,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Factor.*

³² Nargis Kassenova, "China as an Emerging Donor in Tajikistan and Kyrgyzstan," Institut Franc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FRI), Paris (2009).

³³ David Trilling, "Kyrgyzstan: Chinese Respond to Latest Mine Attack,"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6121>

³⁴ "Dva Obshchestvennykh Ob"edineniya Prosyat Uzhestochit' Migratsionnyu Politiku I Kolichestvo Inostrantsev v Kyrgyzstane," <http://www.ca-news.org/news:1124518/>; Ulanbek Egizbaev, "Pojavilis' Spory, Svjazannye S 'Rejdom', Kotoryj Organizovali 'Kyrgyz Choroloru,'"

儘管這些牽涉到中國勞工的衝突偶爾發生在吉爾吉斯和塔吉克，但它們並不是常態，且通常與有組織的動員無關。³⁵塔吉克的官方宣稱，將數千公頃的肥沃及人口聚集區的土地租借給中國農夫此事僅僅引起很少部分的群眾反對。³⁶然而缺乏公開的批判並不完全代表中國與中亞的關係得以正向發展。一個國際危機團體的報導指出，吉爾吉斯人對中國勞工的歧視聲浪是很高，且中國移民也常成為警察找碴的對象。³⁷

何種原因構成此類的敵意呢?哈薩克與吉爾吉斯對中國人出現的緊張是出於數種因素的融合，其中包括經濟、環境和人口狀態。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民主主義者的困境接根基於不安全感：對於哈薩克來說，人口結構是一大隱憂，因為在哈薩克裡，哈薩克人不是大多數的族群；對於吉爾吉斯而言，問題則來自於地緣政治，因為吉爾吉斯並非大國也僅有有限的能力。³⁸尤其對吉爾吉斯來說，他們的不安也因長期的經濟危機而加劇；到了現在，吉爾吉斯仍是世界上最依靠匯款度日的國家之一，因為他們大部分的男性（女性也在增加）都只能到國外做季節性的勞工。大多數的吉爾吉斯人最焦慮的便是，儘管國內勞工已經充足，中國廠商仍傾向引進大量的漢人勞工。³⁹在許多的礦區，這些經濟問題已經開始與根植於環境退化

http://www.gezitter.org/society/36253_poyavilis_sporyi_svyazannyie_s_reydom_kotoryiy_org_anizovali_kyirgyiz_choroloru/

³⁵ “Chinese, Kazakh Workers Clash In Atyrau,”

<http://www.rferl.org/content/kazakhstan-chinese-workers-clashes/24677584.html> ;

Asliddin Dostiev, “Tensions Over Foreign Workers in Tajikistan,”

<https://iwpr.net/global-voices/tensions-over-foreign-workers-tajikistan>

³⁶ Brent Hierman and Navruz Nebakhtshoev, “Whose Land Is It? Land Reform, Minorities, and the Titular ‘nation’ in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42, No.2 (2014), pp.336–54.

³⁷ “China’s Central Asia Problem,”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o.244,

<http://www.crisisgroup.org/~media/files/asia/north-east-asia/244-chinas-central-asia-problem.pdf>

³⁸ Megoran, *op. cit.*; Pal Kolsto, “Anticipating Demographic Superiority: Kazakh Thinking on Integr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Europe-Asia Studies*, Vol.50, No.1 (1998), pp.51–69.

³⁹ Bakyt Asanov and Farangis Najibullah, “Kyrgyz Ask Why Jobs At Home Are Going To Chinese,” <http://www.rferl.org/content/kyrgyzstan-chinese-jobs-unemployment/25170163.html>

的資源民族主義和生態動員開始相結合。⁴⁰

柒、結論

直到 2000 年中期，中國對中亞地區的涉入對當地人來說越來越清晰。在那個時候，中國貨物已經流入該地區的市集，而中國勞工和工作團隊已經開始在多個地點工作，通往中國的道路也已經被那些破舊的卡車給擠滿，這些卡車滿載著竊取而來的碎金屬，準備要將其運往中國以補足中國的資源需求；甚至在一些城市當中已經有中國人經營的飯店和餐廳了。對於中亞而言，這些交流帶來了機會，也帶來焦慮。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國在此區也繼續在中亞人之間點燃衝突的火苗。

儘管中亞國家對於中國在此區的出現沒有一致的反應，中國還是透過利用多國論壇（SCO）成功地達成與中亞區域交往的目標，為了能夠與中亞四國發展獨特且靈活的雙邊關係。而中國活躍且靈活的外交手段所帶來的利益也在與土庫曼斯坦建立緊密雙邊關係時展露無疑，尤其土庫曼斯坦並非是 SCO 的成員。

雖然中國在中亞取得顯著的成功，但仍有一些可能的阻礙存在著。在吉爾吉斯，國內的民族主義團體仍然擁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也可能會破壞中國在此區的利益操作。吉爾吉斯國內的政治動態也可能激化哈薩克和塔吉克內部的民族主義者。在幾年後同樣會挫折中國與這些國家的交往。然而，另外更令人擔心的是兩個中亞最強大的政權中所存在的政治不確定性。中亞裡兩個任期最長的總統（烏茲別克的 Islam Karimov 和哈薩克的 Nursultan Nazarbayev）皆已任命繼任者，但人們更關注的是兩位老獨裁

Kassenova, *op. cit.*

⁴⁰ Amanda Wooden, "Another Way of Saying Enough: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Popular Mobilization in Kyrgyzstan," *Post-Soviet Affairs*, Vol.29, No.4 (2013), pp.314-53; "Kyrgyzstan's Dark Ages: Framing and the 2010 Hydroelectric Revolu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33, No.4 (2014), pp.463-81.

者身後或是政權交替後所帶來的不穩定。假定中國對關於中亞區域的高度關切已屬於國內安全層級的問題，中國會如何反應烏茲別克和哈薩克最後可能出現流血的權力轉移仍是個懸問。然而，直到或除非一個巨大的震撼發生，實在不必過度期待除了中國持續擴大在此區影響以外，還能做甚麼事。

（譯者：林佳羅）

